

師尊模範生平之點點滴滴

聖悉丹納·提瓦瑞
(Sri Sidhanatha Tiwari)

愛紀律

我最堪受崇拜的師尊,已進入永恆逍遙時光,在維施努蓮花足下,破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·巴克提維丹塔·拿茹阿央那·哥斯瓦米·瑪哈茹阿傑 (nitya-lila-pravista om visnupada astottara-sata 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Narayana Gosvami Maharaja),在這個世界顯現為我的哥哥。我哥哥差不多比我大九歲。我記得童年時,在我五、六歲時候的一些事情。我們家有一間書房,是留給小孩子用的,聖師尊常常坐在那裡學習。當我們七個兄弟姐妹其餘的人都開始上學時,我們全都會和聖師尊在這同一個房間讀書,他會當我們的老師。

上完國中二年級之後,聖師尊就去離家七公里的布薩爾 (Buxar) 上高中。他非常用功,每天步行往返這段路程。神聖的恆河距離我家大約三公里。完成早上的淨化儀式後,聖師尊每天都會走路去恆河沐浴。從恆河回來的時候,他就會坐在外面,非常留心地聽我們父親講《羅摩衍那 (Ramayana)》、《梵歌 (Gita)》、《博伽瓦譚 (Bhagavatam)》。當他在下午放學回家後,他會做完他的功課,然後就會教導家裡的七個(譯者註:英語原文是七個,但應該是六個)小孩子。他還會熱心幫助父親做各種家務。聖師尊幾乎樣樣精通,是一個多面手。師尊一生都遵守父親立下的規則,也多方面地教導我們,確保我們這樣做。聖師尊的學業非常好,歷史、數學、英語都會有一百分。

自小已自然地傾向於服務長輩

我們的父親是學者聖瓦拉刷·納·提瓦瑞 (Sri Valeswara Natha Tiwari)，我們的母親是施瑞瑪緹·拉珂施蜜·戴薇 (Srimati Laksmi Devi)。他們有七個子女，三男四女。按照長幼順序就是施瑞曼·拿茹阿央那 [(波拉, Bhola), Sriman Narayana]、施瑞瑪緹·瑪塔爾妮亞·戴薇 (Srimati Matarniya Devi)、聖斯瓦納·提瓦瑞 (Sri Visvanatha Tiwari)、聖悉丹納·提瓦瑞 (Sri Sidhanatha Tiwari)、施瑞瑪緹·薩茹阿斯瓦緹·戴薇 (Srimati Saraswati Devi)、施瑞瑪緹·普可刷瑞 (Srimati Phoolkeshari) 和施瑞瑪緹·安努琵 (Srimati Anoopi)。我們的叔伯和嬸母都與我們住在一起，於是我們這個大家庭大約有三十個人。我們的所有叔伯、嬸母和他們的孩子，全都依靠我們的父親。

父親是個農夫，收入相當微薄。他會用大部時間來崇拜至尊主、讀經典，不太在意自己的收入。有一天，在深思熟慮之後，聖師尊對父親說：「我現在長大了，我想幫你。我放棄學業來幫你比較好。」父親想讓師尊繼續學業，但為勢所逼，他還是答應了兒子的提議。

天賦所有物質品質

我們姐夫的公公是警察分局的局長。他對父親說：「把施瑞曼·拿茹阿央那來送我這裡吧。他很英俊，高碩又強壯。我會盡力給他找一份警察工作。」父親把他送到二十公里外，我們親友的村子。聖師尊留在他們家，那個警察局長以適當的飲食和運動，使聖師尊更健碩。後來他為聖師尊在警察部找到工作。聖師尊不久就成功完成了警察的訓練，在比哈爾和孟加拉的邊界駐守。當時印度還沒有獨立，因此他的上司是一位英國人。有一次，那位警官籌備了一個運動會。聖師尊接近他，說：「長官，我也想參加運動會。」「不！不！提瓦瑞先生，只有初級和高級官員，才可以參加這個活動。」聖師尊說：「長官，我不能勉強你，但我是一個運

動員。如有可能的話,請讓我參加。」這位警官同意了,聖師尊在跳遠、跳高、跑步和游泳項目都得到冠軍,證明了警官批准他參加是正確的。警司看到聖師尊的不凡品質,印象很深,在聖師尊第一次升職時就任命他為警察巡官。現在聖師尊在比哈爾省 [茹阿瑪 - 卡利村 (Rama-keli grama)], 茹阿瑪哈爾 (Rajmahal) 的警局駐守。

極有遠見

聖師尊不時會回家,並把他的所有收入都交給父親。如果我們的母親說:「施瑞曼·拿茹阿央那,有時也買點東西給小朋友吧。」聖師尊就會回答說:「媽媽,我們的父親把每一個人都照顧得很好。所以我覺得,還是把一切交給父親比較好!這些孩子還小,如果他們手裡有錢,很容易會寵壞他們。所以我不會給他們任何機會持寵生嬌。」

聖人聯誼

有一次,有幾個高迪亞維丹塔修會 (Gaudiya Vedanta Samiti) 的傳教士來到茹阿瑪哈爾的警察局附近,舉行靈唱和靈性講課。聖師尊就是在這裡,第一次與貞守生聖拿若談南達 [Sri Narottamananda Brahmachari (即聖巴克提·卡瑪拉·瑪杜遜丹·哥斯瓦米·瑪哈茹阿傑, Sri Srimad Bhakti Kamala Madhusudana Gosvami Maharaja)]、聖茹阿納·瓦納查瑞 [Sri Radhanatha Vanachari (即聖施瑞瑪·巴克提維丹塔·崔瑞誇姆·哥斯瓦米·瑪哈茹阿傑, 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Trivikrama Gosvami Maharaja)] 和其他幾位奉獻者見面。藉著他們的聯誼,一段時間之後,縱使聖師尊當時仍然在警察局服務,但他開始不時拜訪現已進入永恆逍遙時光,在維施努蓮花足下,破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·巴克提·帕爾給·凱薩瓦·哥斯瓦米·瑪哈茹阿傑 (nitya-lila-pravista om visnupada astottara-sata Sri Srimad

Bhakti Prajnana Keshava Gosvami Maharaja)。幾天後，他回家時，手上拿著一串唸珠 (japa)。每個人都看到他唸誦，可是沒有人太在意，因為我們自小已常常看到他履行各種各樣的靈性服務 - 唯一不同的是，現在他用了唸珠。這種情況持續了兩年。他會把薪金帶回家，逗留六個小時，然後回去。

尋找至尊 (主)

有一天，我們收到聖師尊的一封信。當時我是五年級學生。我召集所有家庭成員，給他們讀他的信。每個人都留心聽著：「我敬愛的父親，我在你腳下恭敬地頂拜！我已經放棄了我的工作，去尋找至尊主，我不確定什麼時候才可以再見到你。你肩膀上有一個很沉重的家庭負擔，沒有人幫你。以前我上班，因為我想幫你，我卻不知道至尊主有什麼計畫。得到天意的啟發，我的看法改變了，我不可以再那樣服務你，除此之外，我還給你一個額外的負擔，讓你也照顧我的家庭。因此我一再求你原諒。」聽到這些話，全家人都放聲大哭，每一個人都覺得有一座困難重重的大山，把他們壓在地上。

與父親謙卑地團聚

我們的父親開始尋找聖師尊 - 他找遍全印度，找了整整一年半，對他的去向卻苦無頭緒。我們的村子有一個名為卡達爾納·迪瓦瑞 (Sri Kedaranatha Tiwari) 的人，在拜迪亞納·達瑪 (Baidyanath Dhama) 當守衛。有一天，他在那個鎮看到師尊和師公聖施瑞瑪·巴克提·帕爾給·凱薩瓦·哥斯瓦米·瑪哈茹阿傑。他馬上發了一個電報到我們家，說：「你的兒子施瑞曼·拿茹阿央那成了聖人，就在這裡。」收到那封電報，我們的父親馬上啟程到拜迪亞納·達瑪。父親到達當地的那一天，聖師尊正發燒，他在床上睡覺，身上只蓋了一塊褥單。父親大喊：「施瑞曼·拿茹阿央那！」聽到他的聲音，聖師尊馬上掀開褥單，從床上跳下來，尊敬地摸父親的腳。他請父親坐下，詢問家裡各人的消息。他恭敬地提醒父親：「我從

小就從你口中，聽到所有關於奉愛的事。所以，我希望以我現在所做的方式履行奉愛。」他這樣安慰父親，還多次引經據典證明他的論點，並要求父親回家。他還向父親保證，一段時間之後，他肯定會去看每一個人。

下定決心履行靈性專注

不久之後，盼望與聖師尊見面，父親、母親和我們的多位親友，一起到訪聖地納瓦島 (Vavadvipa Dhama) 的兌瓦南達高迪亞廟 (Devananda Gaudiya Matha)。聽到那麼多人在嚎哭，聖師公就召喚聖師尊；難以確定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，但是聖師尊竟然和所有親友一起回家。他的行為一如往昔—早上四點起床，到恆河沐浴，然後拿著念珠唸誦，之後和父親一起到地裡幹活。他營造一種氣氛，讓每個人都相信，他再也不會離開。這樣過了二十八天。但在第二十九天，他沒有離開自己的房間。父親問：「今天怎麼回事？施瑞曼·拿茹阿央那還沒有起床？」我們回答說：「他不在他的房間。」父親自己到房間找他，在床上發現了一封信。「父親，我尊敬地頂拜你！我為了讓自己沉醉於對至尊主的靈性專注而離開。不要說我妻兒的生命，就是數以百萬的人要離開軀體，我也不能放棄服務我的靈性導師或我的靈性專注。請不要再試圖帶我回家。」沒有人知道他是什麼時間離家的。

激勵 (我) 接受聖人聯誼和服務聖人

幾年之後，我們終於知道聖師尊住在瑪圖拉。現在父親已經完全放棄了帶他回家的希望。他會對每一個人說：「如果施瑞曼·拿茹阿央那想履行靈性專注，我們就不應該阻礙他的路途，這樣會招致罪孽。」父親、母親和其他家人有時會到瑪圖茹阿拜訪他，他們回來時都會讚揚他的奉愛活動和行為舉止。

當我長大了，就開始在贊雪普爾·塔坦嘎爾 (Jamshedpur Tatanagar) 工作。因為這個崗位的關係，我和聖師尊一直保持聯繫。在一九六二年回覆我寫的

一封信時，聖師尊說：「聽著，你一有時間，就來納瓦島吧。很多崇高的偉大奉獻者從全印度來到那裡。你會有機會與聖人聯誼，也有機會聆聽主哈瑞的題旨。」收到這封信之後，我就請假去了納瓦島。

在整段旅途之中，我一直想著，我哥哥會不會認得我，我又會不會認得我哥哥。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見面了。不知怎地，我到了戴瓦南達高迪亞廟，我到達的時候，他們正好在講述主哈瑞的題旨。我查問聖師尊在哪裡，有人告訴我，他和其他棄絕僧一同坐在台上。師公也在場。我感到手足無措；畢竟過了這麼久，我才見到我哥哥。細看之下，我發現某一位棄絕僧就是我哥哥。我上前摸他的腳和頂拜他。師尊回應說：「悉塔納，你來了！現在你的生命將會成功。你不要摸我的腳，你摸我師尊和其他崇高聖人的腳吧！我自己也一直祈求他們的恩慈。」我按照他的訓示去做，聖師尊也介紹我給每一個人認識。後來，他忠告我：「你聽著，這是聖地。在這裡不要穿浪給（隨便圍一塊布，通常是格子款式），只穿兜提。在這裡不要接受任何人的服務，盡可能服務每一個人。」

在戴瓦南達高迪亞廟，每個人對我都親切

我在戴瓦南達高迪亞廟留了十天。在這段期間，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聖師公、聖巴克提·瓦曼·哥斯瓦米·瑪哈茹阿傑、聖巴克提維丹塔·崔威誇姆·哥斯瓦米·瑪哈茹阿傑動人而和藹可親的行為、主哈瑞的題旨和典範。聖崔威誇姆·瑪哈茹阿傑為我安排了一個房間，蚊帳和其他必需品。每次到了榮耀祭餘的時間，聖巴克提·瓦曼·哥斯瓦米·瑪哈茹阿傑就會叫我：「悉達納君，我們走吧，是時候榮耀祭餘了。為你做了燒餅，熱騰騰的燒餅。來吧！來吧！」他說這些話的時候很是親切和藹，我記憶猶新。

十天後，我對聖師尊說：「我現在一定要走了。請批准我。不過我有一個要求。」聖師尊回答：「什麼要求？」我說：「家裡的人有一段時間沒見你了，自從你離開之後，他們很多人就完全沒見過你，所以至少盡量回去一次吧！」聖師尊

說：「我不再過著獨立生活。我的所有活動都聽命於我的靈性導師。你對我說的事，在我靈性導師面前說吧，無論他有什麼決定，我都會遵從。」聖師尊帶我去師公那裡。師公一見到我就說：「親愛的悉塔納，你有話想說嗎？」我頂拜說：「請允許我哥哥拜訪我們家一次吧！」師公說：「你說什麼？現在，他為什麼要我批准？如果不信任一個人，才會監視他，但是我們完全信任他。」聖師公就在那一刻定了一個日子讓師尊到訪，並說：「在前往瑪圖茹阿途中，拿茹阿央那·瑪哈茹阿傑會在布薩爾停留，有幾個貞守生會與他同行。」然後我說：「現在，請允許我離開吧。」聖師公回答說：「不，不！你留在這裡。拿茹阿央那會住在瑪圖茹阿，我會讓你管理這座廟。」起初我回答：「瑪哈茹阿傑君，你還有其他廟嗎？我還要叫我三哥來管理嗎？」師公聞言開懷大笑。然後我指著站在那裡的所有奉獻者，說：「瑪哈茹阿傑君，請挑選這其中一個人負責這座廟，允許我離開吧！」這樣，在我離開之前，我們非常輕鬆自在地交流。

恆常身處高級聯誼，使他的生命成功

在離開之前，我問聖師尊：「你為什麼決定離開家庭？」聖師尊說：「事實上，雖然我想這樣做，卻無法離開家庭。首先，警察局長不接受我的辭職信。他拒絕了三、四次都不願接受，最後才勉為其難地答應。再就是，我試圖離家九次。每次我都會走幾公里，然後又回去。有時候我甚至會哭，卻還是拿不定主意。然後我聽到天空中有個聲音跟我說：『這是你通過這個考試的最後一次機會。如果這次你不合格，你今生決不會再有另一次機會！』於是我下定決心，離開了。我們家裡的情況不允許我走，但所發生的事都是憑著師尊、偉大奉獻者和至尊主的意願，我覺得對所有有關的人來說，這其實是個祝福。」

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暗自忖度：「聖師尊在這麼高級的聯誼之中服務至尊主。他一生致力遵循他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步伐，他的生命功德圓滿了。」作為他的弟弟，我感到非常驕傲。

教導我們服務奉獻者

一段時間之後，聖師尊與四位貞守生一起來到了提瓦瑞普爾 (Tiwariipur)。根據之前的安排，聖師尊舉行了三天的主哈瑞講課和靈唱。在到達之前，聖師尊通告我們，他想住在外面，於是我們安排每一個人都住在附近的一所學校。聖師尊一再提醒我們：「不要以為這些和我一起的貞守生是普通人，甚至連半神人都想服務他們；在住宿、祭餘和捐獻方面，你們都要盡量給他們最好的安排。你們尤其要在生命中實行，在他們的哈瑞題旨中聽到的任何相關訓示。」三天之後，聖師尊啟程去瑪圖茹阿。

每當有奉獻者從納瓦島經布薩爾到瑪圖茹阿的時候，聖師尊就會寫信告訴我們：「有若干位奉獻者會在某日乘某班次的火車前來。準備一些米飯、豆、甜點 (kacauri) 和甜飯等等，拿給他們。」在夏天，我們都會按照聖師尊的訓示服務那些奉獻者。透過履行這樣的服務，我們對聖師尊的感情開始逐漸萌生，事實上，心裡也覺醒了深摯的渴望，想過奉獻者的生活。

遵守對父親的承諾

在一九七五年的夏天，我們的父親病得很重，很明顯他將不久於人世。由於聖師尊答應過父親，他會在父親臨終時陪伴在側，於是我們寄了一封信給聖師尊，通知他父親的情況。但是我們沒收到回信。於是我們發了一份電報，聖師尊不久就和兩位貞守生一起回到村裡。他如常地住在外面，不住在家裡。他和我們一起三天。

整個村子的人都來覲見他，早晚的靈唱使氣氛完全洋溢著奉愛。他常常對父親講述《聖典博伽瓦譚》、《聖典博伽梵歌》，又忠告父親：「唸誦主哈瑞聖名吧。如果你不能高聲唸誦，就在心中唸誦主茹阿瑪的聖名。外表看來，我不能服務你，但從靈性角度來說，我其實已經關注了你。如果我履行了一點點純粹奉愛，那麼

你將不用再投生。」

第三天, 師尊想離開, 整個村子的人都來送行, 跟著他一起走。到了村口的時候, 聖師尊請每一個人回去。走到公路上時, 我們看到另外還有好幾百人在那裡等著他! 他就這樣啟程去瑪圖茹阿, 同時又繼續不停地給每個人奉愛訓示。父親就在那天晚上離棄了他的軀體。聖師尊之前留下了清晰的指示, 讓我們在父親離開時遵行。他說: 「你們履行他的安葬儀式, 我會盡我的職責 - 我會保證父親到達最頂尖的靈性居所。」

不偏不倚, 嚴格遵循恰當的奉獻者禮節

有一次, 我的哥哥與我懇求聖師尊傳授第二次啟迪。他解釋: 「聽著, 我不會傳授第二次啟迪。我的師尊和很多資深奉獻者, 已經把第二次啟迪的責任, 交給了瓦曼·瑪哈茹阿傑。所以你們要接近他, 祈求第二次啟迪。」然後聖師尊傳授了很多有關啟迪門徒之責任的訓示給我們, 還詳細講述了師徒關係。當我們有幸親見到瓦曼·瑪哈茹阿傑時, 我們向他表示希望從他那裡接受第二次啟迪。他也拒絕啟迪我們, 說: 「自出娘胎, 至尊主已經給了你們關係, 作為聖巴克提維丹塔·拿茹阿央那·哥斯瓦米·瑪哈茹阿傑的弟弟。因此你只應該從他那裡接受第二次啟迪, 不作他想。」這討論持續多年。最後, 聖師尊在七、八年前才給我聖名啟迪, 訓示我要不斷念誦聖名。

在聖師尊離開這個塵世之前, 我有幸在德里和哥瓦爾丹親見到他。外在來說, 聖師尊現在沒呈現在我們眼前。我在聖師尊蓮花足唯一的祈求就是: 願我生生世世都有機會服務他, 跟他聯誼!

譯自二零一二年第十一至十二期, 第八年版的《至尊主通訊 (Bhagavat Patrika)》